
周易傳義大全
卷二十二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二

繫辭上傳

朱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本義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没理

會○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義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捭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雲峯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斷丁亂反見賢遍反

程子曰天尊地卑上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萬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

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問此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

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卻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卑卻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又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又曰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融堂錢氏曰无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雙湖胡氏曰天尊地卑陰陽固有自然尊卑之象然於易上欲見其尊卑處何者爲最親切曰自

太極生兩儀象卦最可見。太極一動而生陽。一靜而生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上當以陰爲主矣。其生一陽亦以陽居先焉。以至於六畫。莫不先陽而後陰。於是首乾終坤。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卑。於此見尊陽卑陰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自然之位也。○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鶴山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於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之類可見矣。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於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墤然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謂奇畫。柔謂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誠齋楊氏曰。聚散異向。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東坡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

體質留於下者也○盤澗董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有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象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也○山涑水司馬氏曰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萬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爲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爲教爾○勉齋黃氏曰此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見其爲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爲柔矣易未有爻位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爲吉惡者可知其爲凶矣

未有蓍卦。固未見所謂陽變陰陰化陽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已於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

摩是兩箇物事相摩戛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磨而爲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磨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 此變化之成象者 朱子曰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建安丘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

與上文相發明也朱子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要錯看。○正蒙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窮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雲峯胡氏曰。剛柔二爻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摩與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也。

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此一節畫後之易又如此也。大抵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本義兩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畫之易。在易者即是已畫之天地。其體皆實而非虛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生物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爲其初。爲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爲。○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形之時。故有爲。○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

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爲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豉反

本義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觀隤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爲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爲之故簡

○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無勞攘。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太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盛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賛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潘氏曰。乾主宰大始。坤作成萬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爲乾者用力之難。爲坤者用功之繁。則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大始不以爲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

萬物不以爲繁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物凡陽皆屬乾之男。凡陰皆屬坤之女。一陰一陽可相有不可相无。然其理則陽主於始物。陰不過作成之爾。陽主始物。自然而然。胡爲是之易也。健故也。陰但從陽。自能成物。胡爲是之簡也。順故也。上兩節論陰陽之形體。兼氣與形而言也。此論陰陽之性情。因氣與形而以理言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

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卻是以人事言。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問本義曰。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内。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於内。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兼

於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有幾多事。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力乃得也。○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則是聖人也。○平菴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人之心。如乾之易則明白易知。同心者衆。故可一於內而為賢人之德。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協力者衆。故可兼於外而為賢人之業。蓋人之心本自明白工大。本自與乾坤同體。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擾使人不可行持。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之歸。殊可惜也。本義曰。此言人能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人矣。

蓋為衆人言也。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曰可久可大。姑曰賢人之德業。欲衆人皆可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曰。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柴氏中行曰。人心一遵乎易簡。而天下之理舉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雲峯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爲人焉。然則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則前所謂賢於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爲賢人。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敎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

本義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易首乾終坤。包六十四卦於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末歸結乾坤易簡之德。賢人體之造其極。聖人之能事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程子曰 聖人設卦觀象止吉无不利。○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

時。動不違於天矣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朱子曰。易當來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廬山楊氏曰。此總言易之爲書也。○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于堯舜文王。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爲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

粗者○龜山楊氏曰此總言爻之變動也○柴氏中行曰剛柔之爻推移不常以發易道變化之理○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朱子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曰。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節齋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括蒼龔氏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无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

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爲變化。又自變化而爲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

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爲吉凶之決。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以不變者爲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節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變化者爻之動也。剛變化而爲柔。則柔進剛退之象可見。柔變化而爲剛。則剛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之質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故剛用事則晝之

象可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無常。序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言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雲峯胡氏曰。變者自柔而剛。剛則復化。化者自剛而柔。柔則復變。便如悔者自凶而吉。吉則復吝。吝者自吉而凶。凶則復悔。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一卦六爻之間。莫不有三才太極之理。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樂音洛

本義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或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

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丁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節齋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厭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朱子曰。居則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

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一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平菴項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雲峯胡氏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

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右第二章

【大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程子曰】彖者言乎象者也止辭也者各指其所之〇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本義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問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爲卦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 此卦爻辭之通例 或問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朱子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至有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龜山楊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報。有失則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悔吝者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雲峯胡氏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

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此承上章正釋二聖人繫辭之旨。彖者文王所繫一卦之辭。因名卦之象而言。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繫六爻之辭。因揲蓍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蓍策之變言者。蓋蓍三變得九。則剛變而化柔。蓍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彖辭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之有得有失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小疵也。辭曰无咎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有咎。能補之則不過矣。故得无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或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爲大。否卦爲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恊字是分辨字○龜山楊氏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辭。皆卦彖之所齊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朱子曰。然○

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爲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丹陽都氏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其始。震而无咎者。必恐懼脩省而省過於其終○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痼而不自知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以豉反

本義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朱子曰。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辭

有險易。陽爲大。陰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是依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張子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陷於凶悔矣。○誠齋楊氏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之失且凶也。○潘氏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雲峯胡氏曰。本凶而悔。所之則吉。本吉而吝。所之則凶。无咎者本有過而能悔過者也。其所之之於善而不之於惡。之於吉而不之於凶矣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統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一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萌動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矣。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夫人之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止故君子之道鮮矣。○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道地之道也。故能彌

程子曰　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以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

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踈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又曰。惟其封彌得无縫罅。所以能徧滿也。○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書。與此二句相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程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有魂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鬼是往而不反之義○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問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朱子曰。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

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爲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故爲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徂落。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爲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張子曰。精氣者。自无而有。遊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漢上朱氏曰。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

聚爲精。精聚爲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誠齋楊氏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建安丘氏曰。天文。謂氣之所成。日月星辰之類。以其在上。仰觀則見。地理。謂形之所成。高下流峙之類。以其在下。俯察則知。察者觀之詳。此曰觀而彼曰察者。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可觀。地理屬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所以然也。人於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之常耳。人能推原其始於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於已死之後。則始何爲而生。終何爲而死。而死生之理可得而見矣。說。謂原其理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

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窮理之事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音智。知命之知如字。樂音洛

程子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本義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

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

朱子曰。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泛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盡濟天下。○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曰。程子說易字。皆謂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謂之

仁。知者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
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
惠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
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
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
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是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
自處。三節各說一理。○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
有憑地處頗難曉。○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
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
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
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
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
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
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
愛是及物處。○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
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
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又曰。安土者隨所

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此語說仁最密。○龜山楊氏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无體。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涉有爲。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雙湖胡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相似。似即準也。聖人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過。有行

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程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裏。如天地之化都没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

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又曰兼通乎晝夜之道。是知其所以然。○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或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又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又曰。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著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此體是箇骨子。○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唯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不測。故

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節齋蔡氏曰。天地之化，兩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誠齋楊氏曰。大哉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為夜。月往日來而為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龜山楊氏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為而无所不為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知者。則神无方所易无形體也。

嗚呼深哉

右第四章

本義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有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

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又曰。理則一。而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斷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或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與在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爲繼之者善○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

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爲陽。此繼之者善。附著成形不可變易者爲陰。此成之者性。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一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問繼之成之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无有不善

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踈畧。蓋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節初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一陰一陽。此生生之機。所謂道也。○龜山楊氏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節齋蔡氏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爲陽者。皆動而无體也。陰之所以爲陰者。皆靜而有體也。○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上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卽繼之之義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知音智不知之知　如字鮮息淺反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也

本義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朱子曰。此章自陽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

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節初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建安丘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爲仁。稟陰之靜者爲知。唯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罔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斯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

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者分而爲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道无二道。君子之道。即能深會乎陰陽之道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程子曰 顯諸仁止陰陽不測之謂神。○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

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唯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此天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本義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 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粲然發見

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便又只是這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曰。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微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枝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

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誠齋楊氏曰。聖人之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其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矣○或問勉齋黃氏曰。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曰。仁之本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成實。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也○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

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於中而不可見。本義上文曰善謂化育之功。此則曰仁謂造化之功。見得繼之者善。即是造化顯諸仁處。善者天地賦予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生萬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爲仁。而所以發者爲用。發於聖人者爲仁。而所以發者爲知。用者造化機緘之妙。鼓萬物而无爲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運天下以心。此造化之所以不與聖人同憂而爲盛德大業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朱子曰。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无不理會方得。若纔工夫不到。業无由大。少間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節齋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

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西山眞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脩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爲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程子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他物不與有也○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程氏鉅夫曰。生生之謂易。剥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不息。靡有間絕。象辭變占。雖其别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雲峯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爲生生之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

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又曰。凡屬陽底。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節齋蔡氏曰。易者變易而不窮。故曰生生。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乾坤成。而易則肇乎先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朱子曰。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卻在那極數知來

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漢上朱氏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前知。此之謂占○建安丘氏曰。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問明道提此三句是如何朱子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本文方得

本義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朱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謂乾。效法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

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卻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建安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右第五章

本義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其在造化者。生而爲人則自繼善成性之後而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爲物則自顯仁藏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君子之道鮮。聖人所憂也。造化不預焉。而自極其德業富有日新之至。其在易書者。自

生儀象以至生卦。成象而爲乾。陽之爲也。效法而爲坤。陰之爲也。此陰陽之在卦者。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一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蓍者。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在造化。以體言也。在易書。以用言也。聖人其殆假易書之陰陽以洗其憂世之心。望天下爲君子之歸。而成造化所不及之能者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分作三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仁屬陽。知屬陰。第三節成象微而略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即所謂兩在也。

第二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用而不知。學易者當知之以有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音扶下同

程子曰夫易廣矣大矣止易簡之善配至德○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本義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須著工夫看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見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節齋蔡氏曰正不偏備

偏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雲峯胡氏曰。前章易與天地準。讚易之書也。此章廣矣大矣。讚易之理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爲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眞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翕虛級反 闢婢亦反

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

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又曰。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立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問乾一畫

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問陽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令天固包著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又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闕偪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横渠云地對天不過○潛室陳氏曰專直翕闢此當以卦畫論卦畫始生唯乾之一奇未有他物此其體也其專也已而纔動則直遂而生生不已卦畫既生乾之諸卦以次呈露獨坤居後包在乾諸卦之裏而猶未露此其體也其翕也至其動也則坤之諸卦

始從乾諸卦裏開闢出來。遂分了乾之一半。○雲峯胡氏曰。本義云。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蓋元亨者動。而乾坤之用以行。利貞者靜。而乾坤之體以立。靜而別。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也。動而交。乾元爲氣之始。而坤元則承之以爲形之始也。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朱子曰。大繫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此是以

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問這配字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相似之意。且如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易簡是當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又曰。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南軒張氏曰。乾之大生以資其始。坤之廣生以流其形。此廣大配天地也。闔闢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復言七日以陽生爲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爲戒。此陰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庸之德中人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平庵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即直與闢也。邇而靜正。即專與翕也。

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爲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爲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爲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爲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雲峯胡氏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音智

程子曰 子曰易其至矣乎 止 道義之門。○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

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是禮卑之事。又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去做。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又曰。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又曰。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卑便業廣。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无所欠闕。

故廣。又曰。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又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故无物事无箇禮。雖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唯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曰。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物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建安丘氏曰。聖人之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日進於高明。而德以崇。禮如地之卑。故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廣。○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賾索幽。流於清虛。而无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爲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爲質。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

本義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智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

人而言。○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說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又曰。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爲是。又曰。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節齋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右第七章。雙湖胡氏曰。此章贊易道之至。聖人所以崇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切意聖人之稱非泛。蓋指作易聖人也。崇德乾之事。廣業坤之事。知崇效天。而乾畫成矣。禮卑法地。而坤畫成矣。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畫易亦无非所以教民卜筮決嫌疑定猶豫俾得以存存其已成之性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意或者在此乎○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至德此章因而讚之曰易其至矣乎蓋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未足爲至至矣哉富有日新造化之德業也至矣乎知崇禮卑聖人之德業也崇德在於知崇廣業在於禮卑窮理而其崇如天乃爲崇之至循理而其卑如地乃爲卑之至天地之位設而變化行猶知禮之性存而道義出知禮之中自有天地道義之外他无所謂易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擬議以成其變化○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本義〕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是故謂之爻。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賾、說文曰。賾、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嘖字。今從匠。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字爲至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可惡者。精粗本末无不盡也。又曰。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又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諸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

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廬山楊氏曰。形容者。乾爲圜坤爲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其孰能擬象之乎。○雲峯胡氏曰。賾字諸家多以爲隱奧之義。本義獨依說文曰賾雜亂也。蓋傳有曰探賾索隱。則賾自賾。隱自隱。蓋於陰陽雜亂之中而求其隱奧之理耳。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於是擬之而爲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本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爲奇偶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天地首腹牛馬。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丁亂反

本義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朱子曰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曰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又曰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貫通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又曰會是觀衆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

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爲此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伸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處。却是他通處也。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辭謂卦爻之辭。○龜山楊氏曰。爻者陰陽之交也。○柴氏中行曰。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交而斷之曰。如此則爲吉。如此則爲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動。非特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夫一念之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烏路反

本義 惡猶厭也朱子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那道理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後。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也。○厚齋馮氏曰。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匪人女壯棟橈羸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賾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弗過遇之而弗遇過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若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關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本義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或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否。朱子曰。然。○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爲凶矣。又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平庵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雲峯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和胡卧反靡音縻行下孟反見賢遍反

本義 釋中孚九二爻義

朱子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卻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思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柴氏中行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所欲无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爲善故應

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爲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趨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卽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爲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丁管反

釋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誠齋楊氏曰。君子之

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爲顯顏驤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龜山楊氏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心異而迹同相望爲愈遠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息齋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迹而知其新有如此者○雙湖胡氏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藉在夜反 夫音扶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節齋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

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節齋蔡氏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唯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重明之。○建安丘氏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而言。此兼及於言語之節者。節下卦兌。兌爲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

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柴氏中行曰。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也。○涑水司馬氏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誠齋楊氏

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敎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敎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敎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敎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纂〕此章言卦爻之用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平菴項氏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愼。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敎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

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子曰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本義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

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外誤甚明。○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南軒張氏曰。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東坡蘇氏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得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節齋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平庵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之

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爲是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程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南軒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爲鷹雀化爲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

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

功。衆辭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潘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則爲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爲三十。此地數三十也。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爲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不逃乎此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莫不自五數之○雲峯胡氏曰。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成大易之象。天地自然之象。又其所以成河圖之數。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天地間自然之象也。本義以論乾坤之策。愚謂即此以論河圖之數可也。一圓而三。水生木也。二方而四。火克金也。陽之一進而用三。陰之四退而用二。合二與三則爲五。此河圖之一生數也。一生水而六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生數一進而用三。成數則八退而用六。二生火七成之。四生金九成之。生數四退而用二。成數則七進而用九。七八九六。各爲十五。陰陽進退。互藏其宅。進即爲變。退則爲化。鬼神屈伸往來。皆進退之妙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得反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朱子

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爲。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箇不只是說得五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也○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爲生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問竊謂大衍之

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扐於二指之中也○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

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耳。○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得古人无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看繫辭須先看

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箇无頭底物。令人誠不知易。○節齋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曰大衍。○丹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著。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

建安丘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五參天兩地之數以為衍母也。大衍之用止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一天一之數而不用也。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為。故无為之一以象太極。○

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扐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於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

或曰。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

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爲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爲用也○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音基

本義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

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

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朱子曰。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

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兼山郭氏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眞所謂與天地相似也。○白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

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數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攷凡言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筴尤為明

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爲策也。䟽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爲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爲老六子爲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則數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耳。○雲峯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白雲郭氏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象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四營而成易者。營

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則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一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

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二一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謂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

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

平菴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蓍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

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

本義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丁文反

本義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畫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

程子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唯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或問顯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又曰。易唯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神德行。是說人事。那麄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

出鬼神之命。○雲峯胡氏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蓍與卦。可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賛助其在天者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程子曰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盤澗董氏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窺測其妙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蓋爲河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有變有化。非人之所爲也。皆神之所爲也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爲明數之功用達於蓍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即成變化之事揲蓍中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是也神之所爲即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釐正之功大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程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止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 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其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本義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

朱子曰。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那箇 ○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胷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 ○ 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爲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

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南軒張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唯尚變難通。變雖在辭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唯心與理會者能之。○雲峯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許兩反古文嚮字與音預下同

程子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理。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

本義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或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 ○張子曰。易无思无爲。受命乃如響。又曰。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也 ○開封耿氏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

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言動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爲有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未來之事。无幽深遠近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而曰天下之至精者。言辭占至精之道。其精无以加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七南反錯七各反

本義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

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韓非漢書所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揲蓍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 ○荀

子說參伍。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問參伍者是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五以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看得幾箇成數。曰。正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揍。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一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又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綜○錯綜是兩樣。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

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漢上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六七八九。綜之爲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受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南軒張氏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平菴項氏曰。凡占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再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綜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成卦之法。○雲峯胡氏曰。上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之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本義以參伍爲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究其多寡之實。筮法四五爲寡。九八爲多。五九爲先。四八爲後。五九四八之

中。又各自有先後焉。除掛一外。餘九者先後皆四。餘八者或先三而後四或先四而後三。是三以變也。餘五者或先後皆二。或先三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三。餘四者或先二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二。是伍以變也。參伍以變蓋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雜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總三變之數成一爻。總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綜。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其至變之道天下无以加之也。○雙湖胡氏曰。按楊倞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子曰。老子曰。无爲。又曰。无爲而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若論通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龜山楊氏曰。惟无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本義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朱子曰易无思也无爲也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也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又曰凡言易者多只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問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

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平菴項氏曰。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潘氏曰。易无思慮。无作爲。寂然不動。若无與於物。然一有所感。則天下之故。无不通者。感於離則通乎網罟之故。感於夬則通乎書契之故。大而天地。微而鳥獸。近而一身。遠而萬物。苟有感焉。无不通者。然非極天下之至神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象在畫。辭在策。蓍未變。占在櫝。皆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如是。揲蓍以求卦。則天下之故。无有不通者矣。人心之感也如是。非至精至變之外。他有所謂至神。神即精與變之至妙至妙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幾音機下同

本義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何如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又曰。知至能慮與極深研幾句畧相似○平庵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

所以閉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問唯深也。唯幾也。唯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問如何是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通天下之志。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爲。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敎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爲。如此則凶而不可爲。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本義云。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制

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然辭占變象所以能如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爲之。惟其妙不可測。故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謂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爲也。誠齋楊氏曰。天下之理。唯疾故速。唯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唯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豈唯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此一物之理。一人之氣。相感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極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
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
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之可乎曰至神之妙
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
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蓍在櫝而變未形也
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
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
循環終始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也歟○平菴項氏曰四者雖云辭變象占
而自君子將有爲也以下則皆論占也至此又以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占則有辭
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在其中矣

右第十章

本義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

下之疑冒莫報反斷丁亂反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又曰。易本爲卜筮而言。古人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爲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又曰。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讀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

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設敎。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而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著。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臨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冒。猶韜尸之冒。謂天下之道悉包裹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謂易於天下之道包裹无遺。故於天下之疑事皆能決之也。○雲峯胡氏曰。學者以爲易專言卜筮易至於小吾易。殊不知未有卜筮以前。人无以知吉凶而成事業。有卜筮則可開示吉凶。而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无不包括在此。故曰冒天下之道。開示天下以吉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務。所以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所以斷天下之疑。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字。皆以言卜筮之妙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音智下知以叡知並同易音亦與音預夫音符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憂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退藏於密矣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

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朱子曰。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无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无兆眹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又曰。蓍之德三句。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齊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蓍以七爲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藏知來也。○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建安丘氏曰。四十九蓍分揲又扐。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義易以貢。○孔氏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

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雲峯胡氏曰。此以著卦爻之理而言也。理无一定之用。故曰圓而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易以六爻之理教人。有定體而无定用。故曰易以貢。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具此三者之理。而无一塵之累。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著卦爻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知自足以藏往。即著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卜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謂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理必有資乎著卦爻之爲物。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便如武必有資乎殺。而聖人則存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平庵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爲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爲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著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所

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著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著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著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即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聖人作易以先之

【本義】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朱子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一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又曰。齋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是以明於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甞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爲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裏面○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

○問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曰。顯道神德行。便是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陰相之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都若神之所爲。○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爲而生。秋何爲而殺。夏何爲而暑。冬何爲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指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却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蓍龜。故曰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

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旣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南軒張氏曰。夫蓍植物也。是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興其蓍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興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爲。亹亹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蓍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李氏曰。以爲神耶。則旣物於物。以爲物矣。則神所寓焉。夫是之謂神物。均是物也。而蓍龜爲神者。以知象數是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謂蓍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皆具於聖人之心。此則謂蓍卦爻之用不能不假於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齋戒者。此心至敬而理之用行也。蓋聖人明天道而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而知其用之不可以不開其先。然聖人非齋戒无以神明聖人之德。敎人卜筮。人不齋戒

亦无以神明人之德也。○平庵項氏曰。此第二節言始立著筮之人。以是以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著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齋心而戒事。聞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齋戒以自神明。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畫一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賢遍反

本義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朱子曰。闔闢乾坤。理與事

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明說理底意思多。○問易中多
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
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見乃謂象
只是說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
然畢竟是有箇物了○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
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
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
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
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
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
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漢上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
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
戶。又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
○進齋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也。陽
之噓也。戶之闢也。羣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
也。戶之闔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
陽之義也○息齋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為坤。闢斯為
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
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

若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於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无異也。先儒觀兎及斷公事之說亦然。○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蓍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蓍之通。見而爲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爲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爲卜筮以敎人。是爲揲蓍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爲利。則爲用蓍之神。○平菴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旣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見於蓍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龜。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皁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是无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

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太極。是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只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問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太極之理。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爲一畫以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爲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爲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太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理必有用也。○臨川吳氏曰。易謂陽奇陰偶互相更換而爲四象八卦也。太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理以爲之主宰也。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爲兩。卦之第一畫也。是謂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陰一陽。則倍二而爲四。卦之第二畫也。是謂四象。四象一

之上。又各加一陽一陰，則倍四而爲八。卦之第三畫也。是謂八卦。有此八卦，則其別有六十四。而可用之占筮以定吉凶。俾民无所疑而勇於趨事赴功。故曰生大業此蓋申言方以知之卦。因及卜筮者所尚之占。二四而八卦之方也。定吉凶生大業者，其知也。○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爲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易書之所由作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玄 探吐南反 索色白反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

勉也。疑則怠。決故勉朱子曰。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隱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著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脩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

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節齋蔡氏曰經文立字下當有象字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見賢遍反

本義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雙湖胡氏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端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又以

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斷丁亂反

本義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藻曰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係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漢上朱氏曰聖人所以示人吉凶也易於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此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 此章專言卜筮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爲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爲答辭。盡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之事。第一箇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箇是故。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箇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箇是故。分言闔戶爲坤闢戶爲乾。以明畫卦布爻之法。第五箇是故。提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揲蓍求卦之事。第六箇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蓍龜成亹亹者結之。亦聖人事也。至第七箇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圖書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漢上朱氏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興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或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朱子曰立象盡意是觀奇偶兩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

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僞。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看來情僞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敎化如此。政敎皆

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
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
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
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臨川
吳氏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无言
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
之名也。盡情僞。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
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情之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僞。
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
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僞。然卦雖
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此
三句答上文不盡言不盡意二語。設卦一句在立象之
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
僞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
作揲蓍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
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爲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
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於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
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
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

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愚謂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幾音機

程子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是體認得。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本義 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朱子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

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唯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其易之緼。緼。如緼袍之緼。是箇胎骨子。又曰。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易有大極。則以易爲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爲主○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別更推不去。說做造化

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潛室陳氏曰。本義云。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於歇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意雖主說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誠齋楊氏曰。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建安丘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雲峯胡氏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爲道。○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裁之一端爾。○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

器。是形跡。事事亦皆有箇形跡。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爲臣須止於敬。爲子須止於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恁地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南軒張氏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已。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

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聖人語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无。在器不墮於有也。○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此是分開不得底事。先聖欲悟後學。不柰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

本義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朱子曰。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

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无礙。故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裁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變。如乾乾不息則是我所當行者。以此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又曰。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又曰。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

其化之之迹。及亥子時便截取子屬明日。所謂變也。○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曰。然。○誠齋楊氏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无體。故謂之道即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體。故謂之器。即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窮。畫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裁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爻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重出以起下文 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中設卦以盡情僞一句繫辭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中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 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朱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雲峯胡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下孟反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豈不同

(本義)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或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朱子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神而明之一段。卻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

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建安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也。○雲峯胡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右第十二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章。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

聖人焉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黙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二









